

## 第一章 说谎者的扑克牌

那还是在 1986 年年初的某个时期，正是我所在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的头一个年份。我们的董事长约翰·古特弗伦德走出了位于交易厅顶头的办公室，开始做他的巡视。在交易厅里，每时每刻都有数十亿美元在交易师的手中面临风险。而古特弗伦德只要在交易厅里走走，向交易师问上几个问题，就能够摸准此地的脉搏。他有一种邪了门的第六感，可以在危机尚未出现时找到它。古特弗伦德仿佛可以闻出正在亏掉的金钱。

他是神经痛苦不堪的交易师最怕看见的人。古特弗伦德（听上去就是“好朋友”——古特弗伦德 [Gutfreund] 与英文“好朋友” [good friend] 谐音——译注）喜欢悄悄从背后让你大吃一惊。这让他觉得很开心，但你恐怕不会觉得好玩。在夹住两只听筒手忙脚乱试图挽回灾难的当口，你当然不会有功夫转过身去看他。你本来就无须如此。你可以感觉到他来了。你周围的那帮人突然像得了癫痫病似地忙活了起

## 说谎者的扑克牌

来。人人都作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个个都把眼睛盯着你头顶的正上方。你会有一种冷彻骨髓的感觉，就好像知道有一头灰熊正在悄无声息地走近。头脑中骤然警铃大作：古特弗伦德！古特弗伦德！古特弗伦德？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董事长只是安静地停留片刻，然后就走开了。你可能根本看不到他的人。有两回我惟一的线索就是在我椅子边地板上留下的粪块似的烟灰，我猜想，留下它就好像名片一样。古特弗伦德的雪茄灰比所罗门公司别的老板留下的都要长，而且成形特好。我一向认为他用的牌子比别人的贵得多，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毛毛雨，他从 1981 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出售中获益 4000 万美元；1986 年，作为公司董事长，他又给自己发了 310 万美元的年薪，比华尔街上任何一位 CEO 都要高。

不过，在 1986 年里的这一天，古特弗伦德好像有点儿古怪。一扫往常那种人人自危的局面，这一次他径直走向约翰·梅利韦瑟的桌子，梅利韦瑟是所罗门公司的董事，也是公司里最优秀的债券交易员。他低声讲了几句。近处的几个交易员都竖起了耳朵。当时古特弗伦德所说的话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演绎为一个传奇故事，成为它的内在标志的一部分。他说的是，“一手，100 万美元，不反悔。”

一手，100 万美元，不反悔。梅利韦瑟立刻就品出了其中的意味。这位华尔街之王——《商业周刊》曾经这样恭维过古特弗伦德——想玩一手“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赌注

## 第一章 说谎者的扑克牌

是 100 万美元。他总是在下午同梅利韦瑟和后者手下的 6 名年轻的债券套利交易员玩这种游戏，并且常常输得一塌糊涂。有些交易员说古特弗伦德简直不堪一击。另一些人——大有人在——无法想像无所不能的古特弗伦德也会出局，辩解输掉游戏正是他的本意，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是一个谜了。

这一次古特弗伦德的挑衅中最惹人注意的是赌注的额度。一般来说他的下注不会超过几百美金。100 万？闻所未闻。最后三个字“不反悔”意味着输家将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但又不能嘀咕、呻吟和怨天尤人，只能一屁股坐下，独自品尝亏空的滋味。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单排上梅利韦瑟而不是别的级别稍低的经理？这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吗？要知道，梅利韦瑟可是游戏之王，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玩“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的顶级高手。

可是另一方面，你在交易厅里将会学到的一手就是，像古特弗伦德这样的赢家总是有道理的，这也许有点强辞夺理，但至少他们在心里头有一个想法。我不是古特弗伦德肚里的蛔虫，不知道他骨子里的想法，但我知道在交易厅里每个人都玩赌博游戏，他也知道，而且死乞白赖想跻身其间。我想古特弗伦德当时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勇气，就像从高高的台子上向下跳水那样。还会有人比梅利韦瑟更合适的吗？此外，梅利韦瑟恐怕也是整个交易厅里惟一的既有胆量也有本钱放手一搏的人。

## 说谎者的扑克牌

为了说清当时的情景，有必要再提示一些背景资料。约翰·梅利韦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已经为所罗门兄弟公司赚了几个亿。他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超常本领，这种能力在普通人身上极为罕见，但对交易员而言则至为宝贵。绝大多数交易师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就可以看出赢钱或者是亏钱——时而趾高气扬，时而垂头丧气。但是，你永远也猜不透梅利韦瑟的心思。我想，他拥有不可思议的控制力，能够压制住两种往往会摧毁交易师的脆弱情感——恐惧和贪婪。在狂热追求私利的人群中，这一点尤为可贵。所罗门内部许多人认为他是华尔街上最优秀的交易师，在谈到他时，人们一贯用的都是敬畏的口气：“他是这里最出色的”，“最了不起的风险承担者”，或者“玩说谎者的扑克牌的老手”。

梅利韦瑟被他手下的年轻交易师们奉若神明。他们的年龄从 25 岁到 32 岁不等（梅利韦瑟自己已经接近 40 岁了）。绝大多数拥有数学、经济学或 / 和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一旦加入了梅利韦瑟的交易小组，他们好像就忘掉了自己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全都变成了小学生，沉溺在“说谎者的扑克牌”里不能自拔。他们把它看成“咱们的”游戏，从而把它提升为一项严肃的活动。

在这种游戏中，约翰·古特弗伦德向来都是局外人。虽说《商业周刊》将他列入封面人物并且赠以“华尔街之王”的封号，但对他们来说却不值一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全部症结的所在。古特弗伦德是华尔街之王，而梅利韦瑟

## 第一章 说谎者的扑克牌

却是游戏之王。当古特弗伦德欣然接受媒体诸君的加冕时，你几乎可以听见交易师们脑子里的想法：蠢货们就喜欢抛头露面。公平地说，古特弗伦德也是交易师出身，但这样讲就好比一个老妇人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靓丽迷人。

有时连古特弗伦德自己似乎也无意否认。他热爱交易。同管理相比，交易行为的直截了当令人艳羡。你自己下赌，输赢乐居其一。如果赢了，大家——从交易师直至公司最上层的头头脑脑——都会羡慕你、妒嫉你和惧怕你。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你控制着金钱。而管理人员，尽管同样有人羡慕、妒嫉和惧怕，但却不免心虚。你并没有为所罗门公司赚到一分钱。你自己从未在市场上承担过风险。你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人质。承担风险的是他们。每天他们都在工作中验证他们的优越感，因为他们在风险世界中比别人更高明。公司的收入来自像梅利韦瑟这样的风险承受者，而他们能否赚到钱则并不取决于古特弗伦德之流的意志。许多人认为，古特弗伦德之所以向这位套利大师叫板，100 万美元一手，无非是为了显示他也是圈子里的玩家。如果你打算炫耀自己，“说谎者的扑克牌”是惟一的选择。对交易员来说，这个游戏的意味非同一般。约翰·梅利韦瑟相信，“说谎者的扑克牌”同债券交易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可以检验交易员的性格。它泄露了交易师的直觉。好的玩家也就是优秀的交易师，反之亦然。对此，我们全无异议。

游戏的玩法：一群人——少则两人，多至 10 人——围

## 说谎者的扑克牌

成一圈。每人拿一张美钞在手上。这有点儿类似于“猜牌”游戏。每个人都竭力欺骗别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报出的美钞上的流水号。某个人开始“叫牌”。例如，他会说，“三个6”。意思是说，每张美钞上的流水号里，包括他自己的在内，加起来至少包括三个6。

一旦开叫，游戏就按顺时针次序往下进行。比如说“开叫”为三个6，那么叫牌者左手的玩家就可以有两种选择。他可以追加[有两种形式：牌序升高（三个7，三个8，或三个9）或张数增加（比如四个5）]，或者选择“异议”。

叫牌逐渐上升，直至全体同意对最后一个叫牌的人表示“异议”。只有这时，玩家才能公开各自的流水号，也才能知道谁胜谁负。在这一过程中，玩家脑子里考虑的是概率。在一串——比如说总共40个——随机选择的流水号中出现三个6的统计概率会有多少？不过，对高手来说，数学问题倒不在话下，难点在于识破别的玩家的伪装。当每个玩家都学会欺骗和双向欺骗之后，游戏就变得格外复杂了。

这感觉有点儿像真刀真枪的交易，犹如比武之于战争。“说谎者游戏”中的玩家自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债券交易师在交易过程中的自问。冒这样的风险是否明智？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吗？我的对手的狡猾表现在哪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如何利用他的疏忽？他为什么高叫，究竟是讹诈，还是真的有强手牌？是为了引诱我开出一手愚蠢的叫牌，还是他自己真的就有四个同号？每个玩家都在猜测别人的弱点、预见性和行为模式，力图避免令自己重蹈覆辙。高

## 第一章 说谎者的扑克牌

盛公司、第一波士顿、摩根 - 斯坦利、美林，还有华尔街上的公司里都在玩这种游戏，只是略有不同。但是，赌注最高的则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纽约债券交易厅，这要归功于约翰·梅利韦瑟。

玩家的规则如同西部牛仔决斗一样。交易师必须面对各种挑战，绝不能退缩。约翰·梅利韦瑟现在别无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一规则——他自己订就的规则。他很清楚，这一切愚蠢至极。对他来说，眼前根本就不存在胜局。如果他赢了，古特弗伦德不会高兴，这绝不是值得庆幸的结果。但是，如果他输了，100 万美元也就飞走了。这恐怕要比惹恼老板更糟。虽说梅利韦瑟的记录一向很好，但这次只玩一手牌，谁也没有把握，完全取决于运气。在交易厅里，梅利韦瑟的工作本来就是避开犯傻的下注，这次他也不例外。

“不，约翰，”他说，“要玩就玩真能让人心跳的。1000 万美元，不反悔。”

1000 万美元！谁听了都要咋舌。这回梅利韦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玩上了说谎者的扑克牌的手法。显然，他是在使诈。古特弗伦德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反建议。看上去他可能会乐于接受这一挑战。这毕竟是一场奢侈的豪赌，仅此一端即足以令他心满意足。（有钱真好！）

话说回来，1000 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如果古特弗伦德输了，他的财产将会减少到只有 3000 万左右水平。而他的太太，苏珊，这时正忙于装

## 说谎者的扑克牌

修他们在曼哈顿的公寓，开支可能高达 1500 万美元（梅利韦瑟对此一清二楚）。此外，古特弗伦德是老板，他自然不必理睬梅利韦瑟订下的规则。再说，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梅利韦瑟规则这回事。也许他的挑衅只不过是要试试梅利韦瑟的反应（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谁知道？不管怎样，古特弗伦德看来不敢再玩了。他堆出堪称古氏专有的假笑说：“你疯了。”

“恰恰相反，”梅利韦瑟心想，“我的感觉从未这么好过。”

## 第二章 千万别提钱

我想当一名投资银行家。如果你手上有 1 万古票（原文如此），我就来帮你卖掉它们。我可以赚好多钱。我会非常、非常地喜欢我的工作。我会帮助别人。我会变成百万富翁。我会买一所大房子。这会让我快乐。

——一个 7 岁的明尼苏达小学生的作文，题为  
“我长大了做什么？” 1985 年 3 月

1984 年，我即将结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课程。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与王太后共进晚餐的邀请函，是我的一位远房表亲帮忙弄到的。她几年前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一个德国巨商结了婚。尽管一般来说我不属于那种经常有幸受邀在圣詹姆士宫进晚餐的人士，但是大亨的太太则绝不缺少这种机会。为了赴宴，我专门租了一条黑领带，然后坐上地铁欣然前往。正是这次意外的插曲开启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

## 说谎者的扑克牌

事件，最终促使所罗门兄弟公司同意给我一份工作。

邀请函上讲的是同英国王室进行一次近身交往，显然是夸大的不实之词。有七八百名保险推销员参加了这次筹款大会。我们在大厅里四散开来，脚踩腥红色的地毯穿行在乌黑色的木椅中间，墙上挂着年深月久的王族肖像，好像走进了“杰作陈列室”。就在大厅里的这群人中有两位来自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经理。而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为我凑巧被安排在他们两位夫人中间就坐。

两位董事中级别较高的那位的太太是个美国人，她牢牢地把握着这张桌子的话局，一待我们不再伸长脖子追着王族看，她就把我们挽回来谈话。得知我打算找份活儿干并且有意于投资银行业，她干脆把那晚余下的时间变成了一次面试。经过将近 1 个小时的刺激、考验、挑畔等等让我坐立不安的折腾之后，她终于满意地歇了手。在核查了我 24 年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全部优点之后，她问我干嘛不去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工作。

我试图保持冷静。我担心自己表现得过于热心，这个女人也许会醒悟自己犯了个错误。我最近刚好读了古特弗伦德那句后来相当出名的话。他说，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干，你必须充满自信，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准备“一口咬掉熊屁股”。我对她说，这听上去不怎么有趣。我还描述了我对投资银行里边工作情景的想像（宽敞的玻璃办公室，秘书，充裕的费用帐户，经常同工商业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会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的确有这样的工作岗位，但它们不受

## 第二章 千万别提钱

人尊敬。这就是公司金融部。尽管它同证券交易与销售一起被称为投资银行业务，但却是两类不同的业务。股票和债券在古特弗伦德的交易厅里买进卖出，这个乱糟糟的所在才是赚钱和承受风险的中心。交易员们既没有秘书也没有办公室，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企业家们一起开会。公司金融部负责为借钱的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后者被称为“客户”。比较而言，公司金融部是一个更为雅致、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用拿钱去冒险，在交易师眼里他们是软骨头。但是，如果以华尔街以外的标准来看，在公司金融部上班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工作）。

我把自己的意思讲了出来，这位所罗门来的女士听后便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只有那些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的软脚蟹才会屈居公司金融部，拿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

这可真是当头一棒，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难道我愿意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吗？我成了什么人了——傻瓜吗？”

从谈话中我知道她不喜欢别人自作聪明，她喜欢别人向自己讨教。于是我问她是否有权向我提供一份工作。这个问题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她向我保证回家后会让她丈夫操办此事。

晚宴结束后，84岁高龄的王太后蹒跚步出房间。我们——800名保险推销员，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两位董事和他

## 说谎者的扑克牌

们的太太，还有我——肃立目送她出门。我一直以为那个门是后门，这时才醒悟道，我们这些筹款人才是从后门进来的，就像送货的小弟。不管怎么说，王太后到底还是朝我们这边走来了。她的身后跟着男仆，身板笔直，像扫帚一样裹在燕尾服里，颈系白色领结，手拿一个银色托盘。在男仆身后是一个狗的队列，它们身形矮小，活像是大老鼠，据说叫做 Corgis 狗。英国人认为 Corgis 很聪明，有人告诉我，英国王室走到哪里都离不开这种狗。

圣詹姆士宫大厅里一片沉寂。当王太后走近时，保险推销员们弯身鞠躬，仿佛虔诚的教徒。经过训练，Corgis 狗学会了每隔 15 秒行一次屈膝礼，它们后腿交叉，老鼠样的肚子掉在地上。这个队列终于走到了终点。所罗门兄弟公司来的太太激动得面红耳赤，我也一样，但她肯定还更激动一些。她希望别人注意自己，这很明显。在 800 名沉默的万全保险公司经纪人面前，固然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吸引皇室的注意，但大叫大嚷始终不失为最可靠的手段。这正是她打算做的。具体地说，她是这样喊的，“嗨，女王，你的狗可真不赖！”

我看到一大批保险推销员的脸色骤然发白。实际上他们的脸早就发白了，所以我可能是有点夸张。但接着就响起一片清喉咙的声音，他们都把头低下看自己的鞋子。只有王太后一个人仍然镇定自若，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她沉着地走出房间，一步都没有走错。

## 第二章 千万别提钱

在圣詹姆士宫发生的这一幕里，来自两大骄傲机构的代表互相给以颜色：王太后不露声色地化解了尴尬的场面，她的策略是视而不见；所罗门公司的这位太太则在直觉和紧张感的驱使下，以高声叫嚷的方式挽回了权力的平衡。在内心深处，我一向对王室倾慕有加，尤其是王太后。但是在这一刻，我发现所罗门公司，这个圣詹姆士宫大看台上的浪荡子，同样对我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说的是实话。在某些人眼里，他们低俗而又粗鲁，不值得交往，但却颇合我意。他们正是我属意的那类投资银行家。同时我也确信，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文化氛围中所熏陶出来的这位女士一定能够说服她的丈夫来雇佣我。

很快我接到她丈夫的邀请前往所罗门伦敦分公司，结识了在那里交易厅工作的交易员和推销员。我喜欢这些人，我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但我还没有收到正式的录用通知，而且也没有参加复杂的面试考核。毫无疑问，我能够避开烦人的交叉考核程序，完全是那位太太信守诺言的结果，看来所罗门公司真的有意雇佣我。但是，事实却是没有人邀请我再来。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在早上 6:30 到伦敦的伯克利酒店与列奥·柯伯特先生共进早餐，后者是所罗门公司人事部的头头，从纽约赶来。我自然回答说可以。于是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在早上 5:30 爬起来，穿上一身蓝色西服套装去赶商务约会。但是柯伯特先生同样也没有给我工作许诺，他只是请我吃了一盘稀软的煎蛋。我们谈得

## 说谎者的扑克牌

不坏，但却一直没有劲头，这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事首脑看来是有意要同我作对。很明显，柯伯特打算聘用我，但这话他从未说出口。会面之后，我回到家里，脱下套服，躺在床上继续睡觉。

这一切让我困惑不已，直到我同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学谈起此事后才算弄明白。此人渴望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谋个职业，他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据他说，所罗门兄弟公司从来不主动向别人提供工作邀请。万一被人拒绝，那岂不是太失面子了。所罗门公司只做暗示。如果它暗示我可能获得一份工作，那么我最好还是给纽约的列奥·柯伯特打电话，从他手里要来这份工作。

我依计而行，给柯伯特打了个电话，再次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想告诉你我愿意干。”“欢迎你入伙”，他说，然后笑了起来。

这一招还真灵。下面该干什么了？他告诉我，我将在“公司”里举办的培训项目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培训将于7月底开始。他说至少会有120名学员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大学和商学院里招来的。然后他挂了电话。他没有告诉我薪水有多少，投资银行家们不喜欢谈钱，其理由我以后很快就会知道。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对证券交易还是一窍不通，也就是说，我对公司知之甚少，因为所罗门兄弟是华尔街交易师权势最大的公司。我的知识全都来自书本，那上面只说所罗

## 第二章 千万别提钱

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赚钱的投资银行。就算这是真的，可要在这种公司里谋个职位也真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之后，我又有点儿怀疑我是否渴望交易厅里的生活。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考虑去公司金融部工作。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我可能早就给列奥（我们两人之间已经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写信了，我要告诉他自己不希望加入一个这么快就决定吸纳我的俱乐部。而所谓环境，就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决定咽下心中的这份不快，一份轻慢你的工作总比失业强。此外，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申请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队伍还会遇到许多别的障碍，如没完没了的面试（那一年共有 6000 名申请者）。在后来与我一起共事的那批申请人中，绝大多数在面试过程中受到粗暴的对待，一肚子苦水，而在我的身上却找不出一块伤疤。与他们相比，我对自己的顺利不由得怀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惟一可讲的故事就是在圣詹姆士宫目睹所罗门的人欺凌英国王室。

好吧，我承认。我之所以紧紧抓住所罗门公司抛来的彩球不放，实在是因为我早已见识过华尔街上求职的黑暗面，再也不想重演噩梦了。

1981 年时，也就是在圣詹姆士宫那一幕发生之前 3 年，我还是大四学生，那年我曾向一家银行求职。在华尔街，我还从未见过人们像在看我的简历时那样高度一致。事实上，有些人干脆笑出了声。有几家大银行的代表说我缺乏商业直

## 说谎者的扑克牌

觉，我猜想，这不过是我注定将一生清贫的一个委婉说法。我的反应一向不够敏捷，而这次则是最敏捷的。我还回忆起我无法想像自己穿上西服套装的样子，同样，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金发的银行家。我见过的有钱人不是黑头发就是秃头，而我两者都不是，所以才出现这样的结果。后来与我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共事的人里边，有 1/4 是直接从大学中选出来的，他们都通过了考试，而我却失败了，我心里一直为此纳闷。

在那个时候，我对证券交易几乎一无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个特别的例外。如果说大四学生们曾听到交易厅这个字眼，他们也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拘束困兽的牢笼。在 80 年代，社会上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饱学之士放下自己的架子，改变了以往对待这类工作的傲慢态度，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在英国。而普林斯顿大学 1982 届毕业生则是最后一批死抱着老观念不放的人。因此，我们都没有去申请交易厅里的工作。相反，我们却一味想在低收入的公司金融部争位子。这份工作的起薪是每年 2.5 万美元，外加奖金。统算起来，大约是每小时 6 美元。它的头衔叫做“投资银行业分析员”。

“分析员”其实不做任何分析。他们只是一组公司金融专家的奴隶，后者负责美国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谈判和文案事宜（注意，不是交易和销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他们是低层里的最底层，从任何一种意义上，他们干的都是一种可怕的工作。每个星期花在复印、校对和收集无聊得

## 第二章 千万别提钱

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文件上的时间要超过 90 个小时。如果他们做得很出色，就会成为老板眼里的红人。

但这份荣幸可是不轻松的。老板们给他们欣赏的分析员配上寻呼机，以便随时随地就能找到他们。一些最优秀的分析员上班后不过几个月就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意愿。他们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老板，自己忙得团团转。他们睡眠不足，面有菜色。他们工作得越出色，自己距离死神也就越近。1983 年，迪恩·韦特公司里一位极其成功的分析员（那时我曾嫉妒他的风光）曾经虚弱到这种地步，大白天他去上厕所，竟然在洗手间里睡着了。他整夜地工作，周末也不休息，而且还因为没有做更多而内疚。事后他解释说自己便秘——以为有人注意到他去了那么久。从定义上说，分析员的工作不会持续 2 年以上，然后他就该去读商学院。许多分析员后来承认，从大学毕业到进商学院之间的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分析员是他自己的狭隘野心的囚犯。他渴望金钱，循规蹈矩。他渴望在同事们眼里树立成功者的形象。（我之所以告诉你们只是因为我自己堪堪幸免于难，而且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如果我没有逃出来，今天肯定就不会在这里了。现在恐怕正像许多老朋友一样沿着晋升台阶奋力攀爬。）有一条可靠的发达之路，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在 1982 年人人都看得出来：经济学专业出身；利用你的经济学学位在华尔街上谋个分析员的工作；再以分析员的职位为跳板考进哈佛